

胡汝章編著

老子

哲學

新解
語釋
批判
考證

森

三和出版社印行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老子哲學 新解語譯批判考證

編者 胡汝章
出版者 三和出版社
電話 06-2564323
住址 台南市安中路一段189巷23號
發行人 胡汝章
總經銷 旭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 02-22784489
郵政劃撥 31399265號 三和出版社胡汝章帳號
印刷者 高長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住址 台南縣永康市中正路495巷49弄31號

出版登記 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臺業字第2484號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三版

特價 300元

老子哲學目錄

一版序	一
二版序	一一
三版序	一六
宇宙體系表	二二
宇宙體論系表詳解	二三
本體論	四一
四度空間	四五
不要做官要做公僕	四七
質能的互換	五一
天有所長亦有所短	五三
時間與空間相對活動	五五
社會我的宇宙觀	五八
善的標準	六〇
經濟的價值	六四
宇宙間沒有絕對	六六
國家的意識形態	六八

不可求得教人去求有害	七一
君臣主義轉變公僕主義	七四
量子相對論	七七
外圓內方的做人哲學	八二
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觀念	八六
信實的自然哲學	八九
互相消長的原理	九二
毋我的真諦	九四
衆人皆醒我獨醉乎	九六
空中不空的實體論	一〇一
求知貴精做人貴全	一〇四
格物致知的科學教育	一〇七
主觀的爲害	一一一
法自然而取於自然	一一四
君子的本質	一一七
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一二〇
謙虛態度認識方法忍耐精神	一二四
成敗得失的關鍵	一二七
善的關鍵在果的工夫中	一二九

物質文明有善有不善	一三二
道與名同物異象	一三六
知人容易知己難	一三九
犧牲自我成全社會我的精神	一四二
行的宇宙	一四四
謀略政略的絕招	一四六
民主法治的精神	一四九
道德仁義禮的層域	一五二
宇宙與國家的結構原理	一五九
有無相生的宇宙觀	一六三
大智若愚不智不愚大愚若智	一六七
道與物一體兩面	一七一
外交的態度	一七四
養生須少私寡欲	一七六
清靜爲天下正	一八〇
守法可以消災除禍	一八二
不行不見不爲的真義	一八四
無爲本質是犧牲自我	一八七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一八九

戰鬪的精神·····	一九二
道德與玄德的分別·····	一九五
天下萬物有始·····	一九八
不公平就是無道·····	二〇一
治國平天下的方法·····	二〇四
認識自然克服自然和改變自然·····	二〇六
公正忍耐爲天下貴·····	二一〇
治國用兵與取天下的道理·····	二一二
正極而反的相對之道·····	二一五
恢復固有道德與智能·····	二一八
鬼權神權君權民權的遞變·····	二二〇
外交方法與目的·····	二二三
道的定義·····	二二六
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	二二八
治本勝過治標·····	二三二
如何可以爲國造福·····	二三六
官吏爲人民公僕的原理·····	二三九
維護和平反抗侵略的信念·····	二四一
善爲勝之道·····	二四四

戰略政略的運用·····	二四七
為往聖繼絕學的精神·····	二四九
不知為不知就是真知·····	二五二
反極權反暴力的和平道統·····	二五四
應勇敢與不應勇敢·····	二五六
其人之道必還治其人之身·····	二五九
犧牲少數成全多數謂之貴生·····	二六一
做人以柔弱為上·····	二六三
天道與人道的異同·····	二六六
取法水的忍耐和平特性·····	二六九
以德報怨的胸懷·····	二七一
和平無爭的理想國·····	二七三
天下為公的大同政治·····	二七六
附老子的哲學概念綱目·····	二八〇
附老子稱經及篇章考·····	三一八
附老子老萊子周太史儋老彭非一人考·····	三二一
附老子姓氏名字鄉里仕宦生卒考·····	三三一
附楊家駱考證老子新傳·····	一

一 版 序

道德經也者，實則中庸自然哲學也。顧名思義，中庸自然哲學，則研究廣義自然界的性質與人的關係之學。吾人攻究道德經之錫的，乃欲使道德爲家庭、爲社會、爲國家，爲人類謀幸福也。

然而世人所傳解之道德經，僅存其道學，已失其德經。至於後人，不求甚解，代代相傳，世世相習，沿一千餘載，習以爲常，而不以爲謬，亦爲希世之奇書矣。基於此故，世人對道德經之觀念，卽見仁見智，無所一致，人言言殊，莫衷一是，道德經之名雖存，而道德經之實，則已亡矣。何以見得，道德經則中庸自然哲學的嗎？蓋字裏行間，充分顯示，自然爲體，道德爲用。所謂：「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道德經二十三章）前者爲體，後者爲用，本章卽含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二義。此已證明，道德經則屬此廣義的中庸自然哲學。老子視自然與道德爲一體之兩面，不可分，不可執；分者敗之，執者失之，道德之行爲，則「輔萬物之自然」的行爲。（道德經六十四章）大凡不違反各種法則程序之行爲，皆屬道德之範疇。反之，則不道德，或反道德，自無待言。世人僅取其中之道，而不究其中之德，名實不符，殊有失道德經之本意。單取其中之道，而捨其中之德，猶僅知其道之有無爲，而不知其道之所以有無不爲然。不知其道之所以有無不爲，則失其德矣，亦欠合孔子「道之以德」（論語爲政篇）之實踐精神矣。老子與孔子之理論固有不同，而目的則一，皆以中國猶一人，天下猶一家之大同之治爲目標。老子的中庸自然哲學之名，雖爲筆者所首創，然其實質意義，其日固久，昭然若揭。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

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經五十一章）此亦證明道德經，則中庸自然哲學。老子的中庸自然哲學，與聽任自然之自然主義究竟有別。蓋老子的中庸自然哲學，涵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等々多義。申言之，老子的中庸自然哲學，乃研究廣義自然性性質與人類關係之學。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二十五章）又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經第一章）凡此足可證明，自然之本質，乃由有物混成的道，以及其中有道的名（物）所構成。以示道與名（物）等視齊觀，不可分也，不可離也；分者敗之，離者失之。苟謂道爲本體，誤矣！謂物爲本體，亦謬也。惟有中庸自然（非唯物論），能畢其兩者之全，而無偏執於其一。無偏無執，方可謂之「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乎其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道德經十七章）以上不僅足可證明，道德經則現代的中庸自然哲學，且已具體指出，老子中庸自然哲學之意義若何的焉。

準此以觀，上述不僅證明道德經學說之淵博優越，亦充分表現中華文化思想之完美特質。蓋中華文化思想，具有完美的社會科學思想體系，和極文明的自然科學的哲學基礎。質言之，中華文化思想之特質，乃在於論究廣義自然界性質與人的關係之上。惟以後人側重社會科學，而輕視自然科學，於是僅得部分精神文化之文明，而失其高度智慧之科學運用矣。是以吾人要求復興中華文化，不僅要復興中華文化之精神文明，亦要鼓勵發揮固有文化的高度創造潛力，方是復興文化之真義。深信復興中華文化，不僅爲吾國吾民造福，亦爲將謀世界之和平，以及人類之幸福，皆有莫大之貢獻也。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吾人對老子學說之觀感，亦復如此。試觀以往許多老子學說著作，有名之爲道德經者，有名之爲道學者，亦有名之爲老子者。名目雖多，

視老子學說以「道」爲中心則一。而對老子之「自然」哲學觀，「無爲」之方法論，「無不爲」之形態學，則缺乏認識矣。尤以對自然與無爲誤解之甚，已造成中華文化之嚴重損害。近代中國自然科學之偏枯，實有源於對老子之中庸自然哲學無正確認識之故。是書之能宏揚與否，不僅爲中國命運之所繫，亦爲世界前途所攸關。吾人審之其理，識之其義；度此之勢，應此之時，誠有正本之必要。筆者以道德經之內容爲依據，以中庸自然哲學爲藍圖，持彼之理，成此之文。或可矯之於視聽，或可正之於人心，或可復興中華文化也。

攷道德經之內容，極符現代中庸自然哲學之意義。蓋其所指所言，皆以自然界之活動現象爲主體，故老子哲學，實則自然界萬物萬事之變與不變之理則之學。易言之，則研究廣義自然界之性質與人的關係之學。基於此故，吾人可以肯定老子之學說，不僅爲積極的創造學說，客觀的進步思想，忘我的救世主義，而且亦極富有民主法治之內容，與有系統求真求實之科學方法。不僅此也，字裏行間並充分顯示，具有反極權，反暴力之和平精神。他有此高度先見之明，而誣讒他爲消極的不爲學說，曲解他爲主觀的退步思想，責罵他爲自私的個人主義，豈非邪哉？第一章開宗明義即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前者指時間與精神及法則與原理而言，後者指空間與物質及分量與結構而言。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僅此寥寥數語，已將自然本體構成之原理原則，以及宇宙間萬物萬事之本質與形態，皆包括無遺。蓋「道」乃是自然法則（含所有運動法則），「可道」則爲萬變之中，仍有其不變之自然法則本質。「非常道」乃是變化無常之各種法則形態；「名」乃是萬物萬事之總稱。「可名」則爲萬變之中仍有其不變之萬物萬事本質。「非常名」乃是變化無常之萬物萬事形態。可道並非等於常道，可名並非等於常名。「可」與「常」，原則上可視爲相通，而實質上仍有其差別。從此，吾人可以

得到一個認識，無爲，而無不爲之理念，則於焉產生。以此去認識宇宙，以至於自然界之萬物萬事，皆有其不變性，同時亦皆有其萬變性。以其萬變中的不變之無爲本質爲基礎，推及於一切不變中之萬變的無不爲形態，無所不通，無可不解。此種哲學思想，誠屬高明之至，古今中外所有哲學思想，尙未出此範圍也。至於所謂：「無欲以觀其妙，有欲以觀其微」。亦爲人所迷惑不解者。然若從相對之基本理論上去探討，亦可以豁然貫通，知其「無欲」係由內求，「有欲」乃從外取。「妙」爲本爲無爲，爲原理爲方法，「微」爲末，爲無不爲，爲目標爲目的。此亦證明其理論有積極創造之精神。第一章僅是啓示讀此書之基本認識，以下全書皆爲客觀的做人做事有積極創造之意。第二章謂：「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在此更充分顯示其態度之客觀程度。老子根據自然之推理，宇宙間無絕對之存在，故有美，則有不美。有善，則有不善。難道此態度亦不足以言客觀乎？繼而言之「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亦不外爲闡明本體性質以及空間的相對之理。蓋長與短之相形，係指平面之長度與寬度而言。高與下之相傾，係指立體之高度與深度而言。音與聲之相和，係指空間之擴散而言，前後之相隨，係指時間之延續而言。以上已具體指出空間性質與形態，乃由四度所構成。由此可見，第一章係由本體自然之相對，以至於做人做事之相對的基本認識。第二章乃從空間形態之相對，以至於做人做事之相對的基本方法。以下各章皆用道爲解釋自然界萬物萬事之變與不變之理。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詳四十章）又謂：「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詳三十七章）又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詳四十三章）又謂：「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詳五十二章）以上各章，爲無爲以及中庸自然哲學之濫觴。又謂：「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詳六十二章）可見道學，亦包含着物理學、論理學

，倫理學矣。所謂：「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詳六十四章）此爲中庸自然哲學之知識論與方法論。蓋其安，乃是無不爲之方法；易持，則爲無爲之目的。其未兆，乃是無不爲之方法；易謀，則爲無爲之目的，其微，乃是無不爲之方法；易散，則爲無爲之目的。爲之，乃是無爲之目的；於未有，則爲無不爲之方法。合抱之木，乃是無爲之目的或目標；生於毫末，則爲無不爲之原理或方法。九層之台，乃是無爲之目的或目標；起於累土，則爲無不爲之原理或方法。千里之行，乃是無爲之目的或目標；始於足下，則爲無不爲之原理或方法。以上爲方法論，知識論亦兼而有之。至於純知識言，即所謂：「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此卽爲知識論。老子認爲求知，先求知識其自然之本質，而後才能取其適應自然之態度，以及取得創造自然之方法。蓋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非物質之貨也，乃是指其不可求得之對象，教人不可崇拜其不可達到目的之迷信。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乃指不可重蹈錯誤失敗之前轍，應取可以求證或已試行之經驗，作爲教學之內容也。「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則更言自然之外無真理，故要求真知，必須從自然界中求取。有人以爲老子乃是主張無知愚民之人，實爲謬也。所謂：「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七十章）卽對此類人而發無疑。老子所言之無知，絕非愚人之無知，乃教人虛心謙遜耳。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二十八章）又謂：「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七十章）可見老子所謂之無知，乃爲謙虛也。又謂：「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

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如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四十一章）以上即謂，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夫知者，惟實在耳。又謂：「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四十七章）又謂：「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二十七章）又謂：「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可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十六章）凡此足證，絕非愚人之無知，是非曲直，理甚明顯。以上爲老子中庸自然哲學中的知識論。至於方法論，即有所謂：「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第三十七章）又謂：「爲無爲，則無不治。」（詳第三章）又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詳四十三章）無爲之原理方法，可以應用者，非常之廣泛，任何對象皆可適用，任何問題均可解決。所謂：「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詳六十三章）以上聲明，爲無爲，事無事，非不爲不事，乃是原理方法也。蓋爲，乃是無爲之目的；無爲，則爲無不爲之方法。事，乃是無事之目的，無事，則爲無不事之方法。味，乃是無味之目的；無味，則爲無不味之方法。報怨，乃是以德之目的；以德，則爲報怨之方法。多，乃是無爲之目的或目標；少，則爲不爲之原理或方法。圖難，乃是無爲之目的或目標；於其易，則爲無不爲之原理或方法。爲大，乃是無爲之目的或目標；於其細，則爲無不爲之原理或方法。聖人終不爲大，乃是無不爲之原理或方法；故能成其大，則爲無爲之目的或目標。在此已運用最簡易極明淺之例子，指出無爲而無不爲之原理方法。老子對知識主張求自然之實在，與做事主張用無爲之方法外，亦主張政治以民爲主，與反對極權暴力。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詳四十九章）又謂：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同罪），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詳六十五章）此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無二致，是爲以民爲主之最早理論也。又謂：「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詳十三章）又謂：「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詳六十六章）又謂：「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詳七十七章）又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詳六十二章）又謂：「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詳二十四章）以上各章，足以證明其態度之主張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至大至公，與求真求實之民主好風範。所謂：「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不可執也。爲敗者之，執者失之。」（詳二十九章）又謂：「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詳七十二章）又謂：「民不畏威，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代司殺者殺。」（詳七十四章）以上各章，字裏行間，不僅僅有民主法治之精神，與有求真求實之方法，亦具有反極權，反暴力之意義。於是筆者覺得，處於今日民主法治之科學時代，固需配合老子之學說，站在反極權反暴力之復興文化立場，更需弘揚發揮老子之精神。吾人有何理由可以誣衊他爲消極的不爲學說？有何事實可以曲解他爲主觀的退步思想？有何目的可以責罵他爲自私的個人主義？五十章謂：「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以故，以其生生之厚。」本章乃言人之生命，從出生至老死，僅僅數十年之光陰，多亦不過百餘歲，若從個人上去看生命，甚爲短暫，亦無意義可言。然從整個人類歷史上看，則有生有死，有死有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斷新陳代謝，脈絡不絕，生命則長，亦有意義矣。此種以羣體爲主之人生觀，與 蔣公之所謂：「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生活之目的，在

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不謀而合，相得益彰。又謂：「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詳八十一章）又謂：「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詳三十三章）又謂：「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詳七十八章）又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詳第七章）以上皆以羣體爲主之社會我人生觀也。老子之人生觀，雖有偏重羣體社會我之一面，亦尚有疏忽自我之存在。惟他認爲的我，僅是社會中之一小點。社會之中既然有我之存在，亦要顧及有他人之我同時並存在着。所謂：「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詳五十四章）此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一以貫之。可見老子之思想，主張人我並存，精微開展，博大完美，實已前無古人。他對政治，雖然主張以民爲主，而對國家，却主張有嚴密之組織，所謂：「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詳十一章）三十幅，爲民意代表，共一轂，爲共同擁護一個中央。此爲開國家形態機械論之先河也。又謂：「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瓌珠如玉，落落如石。」（詳三十九章）他舉一輛組織嚴密之車，比喻國家之形態。言車之所以有車之用，乃是基於車有嚴密之組織。假若將車之各部分機件拆散，零亂沒有組織，雖有車之零件，仍然無車。國家之形態，亦復如此。由此則產生出小國寡民之理想天下矣。所謂：「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以遠徙。」（詳八十章）此爲主張政治民主化，生產科學化，倫理和平化也。又謂：「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此爲生產過剩之現象也。生產過剩，供過於求之後即「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同八十章）從此即開始減少工作時間，而增加娛樂消遣矣。蓋結繩而用，乃指古代之文學與藝術也。古代之文字，始於結繩，故有藝術之文字，文字之藝術之稱，乃主張恢復以文爲治之意。又謂：「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同八十章）是謂理想天下之昇平景象也。又謂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同八十章）此爲聲明本章所言小國寡民的國，非具有人民、有土地、有主權之國，乃言以生產爲主之基層自治單位也。此外，對於軍事，亦有頗多意見。所謂：「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詳六十七）老子認爲軍事之目的，一爲保衛國家之安全，二爲抵抗外來之侵略，三爲維持社會之秩序。三個問題之中，遇有其中之一者，可視爲不得而用之。否則，卽視爲好戰，爲極權、爲暴力、爲侵略。又謂：「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詳三十一章）又謂：「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詳六十九章）老子不僅對於應該用兵與不應該用兵。劃分非常清楚，卽使應該勇敢與不應該勇敢，亦有所交代。所謂：「勇於敢者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詳七十三章）此爲啓示應該與不應該之分別與認識也。所謂：「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以故，以其無死地。」（詳五十章）此卽爲主張應該勇敢矣。至於教育之意見，雖不甚多，但隱約亦可見其所主張之端倪也。所謂：「人之所教，吾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詳四十二章）又謂：「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詳二十七章）以上爲教育之本質也。至於教育之目的與目標，卽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遵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五十一章）此爲教育之目的與目標也。至於教育之方法。所謂：「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詳二十

五章）此爲格物致知之言，主張研究教學分科分類也。

老子之學說，自本體論開始，以至於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方法論、政治論、國家論、軍事論、外交論、教育論等等，皆有明確之主張。惟爲更明白起見，老子對於一件事物，往往使用反語比喻正事。於是七十八章曾特別提出：「正言若反。」之聲明。然亦有頗多以此引起錯誤者，因而以下，則與其本意愈離愈遠矣。六十七章言：「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七十章又謂：「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不知，是以不我知。」凡此，足可證明老子之道，乃是理論與實際一致，易知易行之學說。亦是民主、科學與倫理並重之思想。更是以人民之生活，社會之生存，國民之生計，羣衆之生命爲依歸之主義也。同時也具有反極權、反暴力、反專制，反獨裁、反侵略、反奴役之意義。本書內享之豐富，範圍之廣泛，非筆者在本文中所能詳論，仰盼國人先進，愛護指教，俾使固有之優良文化，得以復興發揚，則不僅爲我民族之幸，亦爲世界人類之幸也！

胡汝章

民國五十七年元旦

識於臺灣臺南